

凌厉奇崛 浑朴苍郁

张富君的书画艺术之路



张富君美术作品

痴如醉地啃读研习。因为擅长绘画，乡电影院让他从事美工工作，专画巨幅电影宣传画和海报，他画的第一幅电影宣传画就把电影院的领导镇住了，领导非常高兴，称赞他是难得的人才。张富君把这份工作作为提升绘画水平的平台，并乐在其中。真正的人才不会被埋没的。因为书法、绘画极具功力，他在县里举办的书画展览中崭露头角。1984年，张富君被调入郾城文化馆工作。1985年，张富君又到河南省书法函授院行草专业班学习，在毕业比赛中，他的临帖作品、书法作品、书法理论均荣获一等奖。1987年，他在河南书法函授院研究生班学习，师从张海老师，研究书法创作及书法理论；同年，隶书作品入选“中南五省青年书法联展”，时任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的张海非常赏识张富君的才华，把他借调到省书法家协会工作，担任《书法指南报》主编，并担任河南书法函授院行草专业班教师。“那是我人生中最宁静、最充实的一段时光，环境的耳濡目染，专家的指点迷津，有时一句话就胜过自己摸索很长时间。”回忆过往，张富君不无感慨地说。省书法家协会专家云集，学术研讨风气浓厚，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他心无旁骛，握更抵夜，专注学习、创作，特别是在张海的指导下，他的书法理论素养日益深厚，书法创作水平飞速提升。他曾一个半月连续六次到北京领奖，被称为“获奖专业户”。

1990年年初，张富君回到家乡工作，在书画艺术之路上继续求索。

二

绵延800里的太行山群峰竞秀，绝壁对峙，云雾缭绕，碧水长流，深山大峡谷就有六处，因深林险峻成为很多画家写生的首选之地，张富君就曾数次到太行山写生，专攻奇险陡峻、常人难以涉足之处。太行山的最高峰王莽岭，海拔1700余米，可看云海、赏奇峰、观日出、听松涛，瀑布如同玉带垂下，溅起万千水花。当代诗坛领袖李锐称赞道：“不登王莽岭，岂识太行山。天下奇峰聚，何须五岳攀。”张富君曾多次登上王莽岭写生，欣赏太行奇观，以山风洗涤心灵，以秀色铺染情怀，将太行的灵魂藏在笔墨中。国画画家要以造化为师，张富君每年都要深入名山大川写生，他的国画作品充满了生命张力和磅礴之气。

中国传统国画发展至元清时代，进入了水墨技法的高峰，近代出现了以黄宾虹为代表的将传统笔墨技法发挥到极致的山水画家，在黄宾虹的作品中，无论山川瀑布、云烟飞霞、苍茫原野，皆以凝重老练笔法和磅礴气势构成。张富君主要临摹黄宾虹、石涛的作品，20世纪80年代初，又得到当代国画大师李可染、黄胄亲授，他承袭了黄宾虹浑厚华滋、率意天成之妙，石涛豁达恣肆之奇及李可染润苍劲、气势磅礴之神，兼备吸收了元清倪雲林等文人画派清淡水墨技法的养分，追求凝重老辣、生涩奇崛之笔墨及沉厚苍郁、冷峻古奥之意象。由于多年精研书法，张富君的作品笔墨精熟老辣，用笔入木三分，营造出深沉独到哲理般的画境。

从张富君笔下的崇山峻岭、茫茫原野、泉水激流、郁郁草木中，可领略到黄宾虹、石涛传统笔墨的踪迹，但他又不拘泥古人，继承和发展了黄宾虹“自然就是法”“山水画乃写自然之性，亦写吾之心”“江山本如画，内美静中参”等美学思想，不断探索，大胆创新，在自然中发现自我，在笔墨中陶冶情趣。他恪守中国山水画的特质，以开放的心态兼收并蓄，为我所用，并赋予传统笔墨新的品质和意蕴。根据心中意象，率意的笔线勾勒点铺，笔笔生发，看似随意的点线，最终被统率到整体形象结构中来，达到“万笔归一”的效果，同时将内心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凝聚到笔墨中，并赋予哲理和意境。他的作品《苍颜太行图》等，通过沉郁凌厉的用笔，率直而老辣的笔墨变化，充分展现了祖国山川的蓬勃气派。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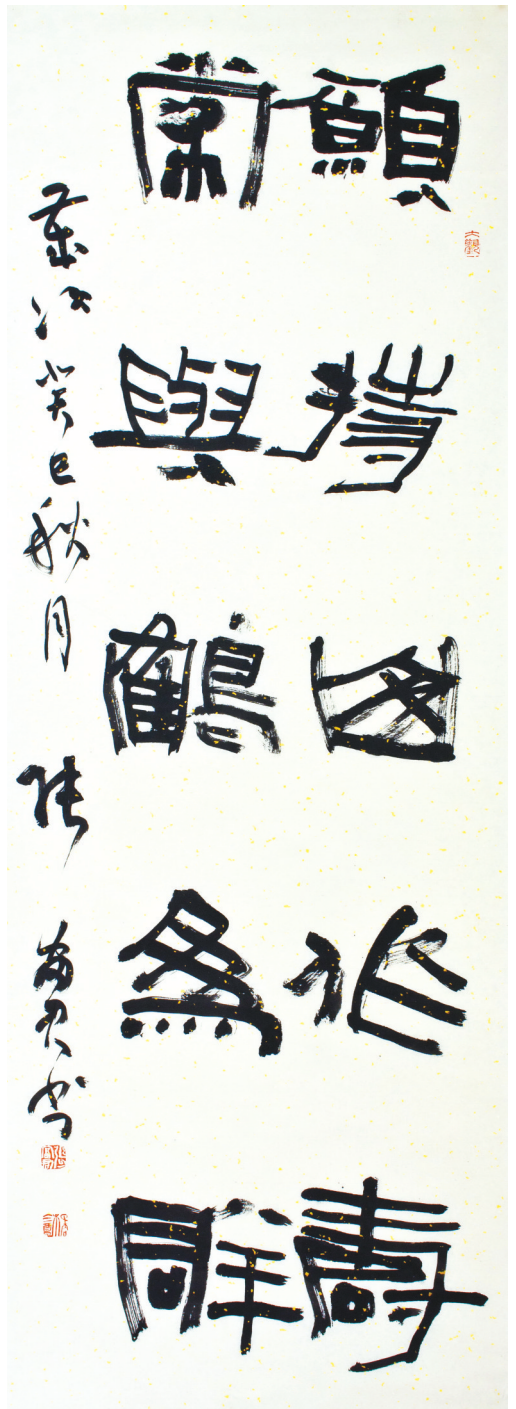
“临帖是学习书法的必由之路，也是一条正路，贯穿于研习书法的全过程。研习者要静下心来，回归传统，吃透传统，使传统烂熟于心，了解到传统好在哪，妙在哪，从传统碑帖中汲取营养，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创新，正如国画大师李可染说的那样——用最大的功夫打进去，再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谈到研习书法，张富君一再强调继承传统的重要性。

张富君从孩提时习练书法，打下坚实的童子功。初习唐代柳公权、颜真卿等人的楷书；稍长，陶醉于晋代王羲之、王献之及宋代米芾、明代文徵明等的楷、行、草诸体，精研其理法；后又临摹晋代陆机《平复帖》，唐代孙过庭《书谱》，上溯秦汉，下及明清，受张旭、怀素、王铎狂草大草浸润，修众家之长，渐成气象。而他的恩师张海的书法成就，成为奠定张富君书风、书体、书格基本面貌的精神圭臬。

书法是一门综合性艺术。学习书法，既要修炼“字内功”，又要修炼“字外功”。“字内功”就是要读帖、临帖，弄通弄懂经典；“字外功”是书法之外的修炼，如研究文学、美术、音乐等。多年来，由于着力修炼“字外功”，张富君的书法里有文学的结构、绘画的构图、音乐的节奏，他在书法创作中就借鉴电影的蒙太奇手法，让人感受到时空的交错变幻。张富君认为，书法是技法性很强的艺术，但书法的本质是表现生命的，是人心灵的外化，要想赋予书法情感和神韵，除去读书，别无他途。

张富君擅擅六体，尤以行草、隶书见长，用笔、结体别开生面，处处显示“二王”的灵动、俊秀，米体的刚劲，颜体的雄浑，柳体的方正，怀体的神韵，刚柔相济，动静和谐，敬正矜持，一气流贯，笔意蕴藉，墨气苍古，灵动超拔，雅致凝重。或如云在游移，风行水上；或如惊鸿穿越时空，游龙划过天际；或如刀光剑影，兰气升腾……展现出中国传统书法的美学质感和艺术魅力。

张富君用热爱与执著走出了一条开满鲜花的书画艺术之路。2017年，张富君卸任市文联主席职务。退休后，他把大部分精力用到书画创作上，外出写生、研读书籍、临摹名作、切磋交流、创作新作。他说：“书画艺术是我的挚爱，她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美好，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创作出优秀的书画作品，希望在时间的长河冲刷下也能存留下来，成为闪闪发光的艺术品，给人们带来美好的精神享受。”(本文图片由市文联办公室提供)



张富君书法作品

童年泳事

■乔保国

第一次户外玩水，是童年时在故乡古城墙内侧的海子里。

那时我是个旱鸭子，只会狗刨似的在浅水里瞎扑腾，不管小伙伴如何取笑我、鼓励我，我都不敢涉足深水区，只在浅水处看他们滚上翻下地嬉水，一个个像《水浒传》里的“浪里白条”，让我好生羡慕。

看别人玩水如此快活，我下决心学游泳，就借助停泊在水中的一只小船练习。小船尾北头南，水势北浅南深。我小心地离开小船学着会泳者的动作由浅入深，游上七八米赶紧返回，扒着船舷稳稳神再接着游。如此循环往复，我竟能游过一百多米宽的海子了。

在海子里玩水也出过险情。一次，七八个小伙伴爬上那只小船，几个大孩子恶作剧般在上面使劲摇晃，硬是把小船给晃翻了。他们水性好翻身游开，我却慌了神，咕嘟着喝了许多水竟向下沉去。幸亏伙伴见势不妙，急忙拽住头发把我拉向浅水区，算是化险为夷。

在海子里玩水，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一旦夜幕降临，这里便是女人的地盘，男人不得越雷池半步。只要天气晴好，邻家大姑娘小媳妇晚饭后总要相约一起带着要洗的衣物说说笑笑下海子，洗上一会儿，扫视一下四周觉得没有“敌情”，便一身溜光跳进水中自由自在痛痛快快地洗浴一番。她们要把一天的辛苦劳作全部冲洗掉，尽情享受清贫生活之外的快意与乐趣。男人此时若下水游泳，须转移到离海子约两里远的北湖去。这里水面很宽，除白天三五条渔船在青青蒲苇中穿行捕捞外，天一落黑这里便静谧安然。没有大人监督，我们可以无拘无束尽情玩耍，把孩童的贪玩本性挥洒得淋漓尽致。

在北湖游泳觉得特爽的是，常有一群小鱼与你为伴，它们贴着身体滑过，把皮肤蹭得痒痒的，偶尔还有尺把长的鱼儿冷不丁在你面前跳跃，几乎伸手可抓。有

一回，我一个猛子扎下去，正好按住一条一斤多的大鲤鱼，它拼命挣扎企图逃脱，我双手使劲扣住它的鳃背奔回岸边，用力将鲤鱼甩到岸上。鱼儿离开水便没有了能量，只好乖乖做了我的俘虏，小伙伴们一阵欢呼雀跃为我叫好，我也高兴得手舞足蹈。

我和小伙伴尤其喜欢在月色下的北湖游泳。皎洁的月光洒在湖里，水月融为一体，静静的，只有村庄偶尔传来几声狗吠。我们可以赤条条翻滚在水中，没有任何羞涩与顾忌，小伙伴们时在浅水处打水仗，时而到深水处捉迷藏，玩累了又能随意躺在沙滩上数星星、看月亮，讲述着从什么人那里听到的新鲜故事。

晚上到北湖玩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时常能听到悠扬悦耳、婉转缥缈的笛声。每当此时，我们都会停止玩耍，屏息静听，生怕惊扰吹笛人。笛声在湖上飘扬，水面平静安详，似乎也沉醉其中。后来我读到“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的诗句时，就会想到此笛声。我还想，笛声如此优美，宛如天籁，吹笛人一定是个高手，并且也喜欢上这静好醉人的湖光夜色了吧？我和小伙伴曾几次顺着笛声寻找其人，始终未遇，竟疑吹笛人是“天上仙人”。

从北湖返家一般是晚上九点钟左右，这时县高中下晚自习的钟声就会响起，声音悠长洪亮，能传到很远。这个时候，也常常是到城里逛街、看夜戏的大姑娘小媳妇开始陆续返家之时，我们下水的地方，恰恰是她们的必经之路，赤裸着身子的我们，就像水鸟被女人的歌声和笑声惊飞了一样，忙仓皇入水躲避。

童年泳事，是永远萦绕在我心头最甜美、最开心、最温馨的记忆。

流金岁月

寄往一九八三

■朱超

沿着这条巷子往里走，穿过花花绿绿的招牌，你会看见我家的门楣。门是虚掩的，用手一推就会吱吱作响，别太用力，晃动的门环会砸醒古铜色的门漆。

说到我家的宅院，就不能不提到住在里边的家人。那天我们在福云坊小聚，我向你提到过他们。他们都是好人，而我是他们的不肖子孙、不良兄弟。我记得那天我们喝光了你从家里带来的珍藏了多年的好酒，却惊奇地发现没有醉倒。我对你说好久没回家了，我想他们。你说你希望我回去和他们团聚。我们把酒杯碰得叮当作响，然后蹒跚地下楼，走入那一片耀眼的喧哗。

作为我的朋友，你是我唯一的听众，所以我才把我的故事说给你听。所有的漂泊都源自一种年少轻狂的悸动，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曾沿着这条亘古不变的崎岖之路毅然前行，我看见漫天的黄尘中跌宕的背影，泥泞的古道上深陷的足迹。或许在我生命的某一处，过早的植入了不安元素，让我把流浪看作是一种归宿。只有在路上，我才能获得片刻安宁。我知道你也不是个安分的人，我们都一样。

二

那年，我独自一人挤上开往南边的火车，生命中第一幕奔行就这样草草上演。路是我自己选择的，我不愿像父辈们一样，守着几亩薄田等待苍老。你也一样，我们都背叛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耘，背叛了闪烁着祖祖辈辈辛劳的土地。

十六岁，少不更事的年纪，我却突发奇想要去闯荡世界。后来我找到了唯一可以令自己信服的理由：这是源于我们父辈躁动不安的灵魂，在这片土地上倾注了太多热情的他们，内心深处原来一直都埋藏着闯荡的种子。当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临的瞬间，他们却忽然望见了彼此早生的白发，惊异于自己的老态，在岁月里相对无言。

我穿行于大街小巷，焦渴的目光游走于这城市的每个角落，我不能放过任何一张招工通知或广告招牌。他们说这里黄金遍地，这里繁花似锦，我要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为自己找寻一片崭新的天地。我惊叹于汉字那烦琐的笔画和无尽的数量，总有那么多是我认识的。同时，我又忍不住沾沾自喜，我只上到初中二年级，虽然只上了半年，但猜出大多数招牌的意思，对我来说并不是难事。

吃完了奶奶为我煮的鸡蛋，我仍未找到一处愿意容纳我的场所。我体格瘦弱，看起来只有十三四岁，没有人愿意雇用一

个光会吃饭却不干活儿的累赘。我默默地游荡，身披着城市缤纷的夜色，止不住颤抖。

直至今，我始终不愿面对那年的凄惶。一九七九年是横亘在我生命中的残桥，我对它耿耿于怀。我无法抹去那一年对于我个人的难以磨灭的惶恐印象。由此牵出的时间链条上，分明镌刻着此前的一九七五年，作为我流浪的起点，它同样令我惶恐。我走在车水马龙的道旁，像走在一团团棉花上，我望向闪烁不定的霓虹，眼中掠过一块块乌云。我想我是饿了，张开嘴，我咧出一个牵强的微笑，眼泪纷纷坠落。

别笑我，你的境况不是还不如我？你的那个老弟，你不会不记得你怎样在花光你所有的钱后把你的被褥扔出窗外，覆盖在燃烧着的垃圾堆上吧？被罩上那朵鲜艳的牡丹，曾见证过你父母的幸福时刻，却在火光中泛着憔悴的殷红。

三

我常常在想，倘若当时我不那么一意孤行，生活或许会安逸如初。当年我们在父亲面前夸下海口要出人头的，我原以为那只是心血来潮时的一次冲动，它却在以后的生涯中化作一把利刃，时刻悬挂于我头顶的天空。为了它，我学会了讨好，学会了欺骗。我是父亲的不肖儿子，是你的不良兄弟，其实这一点早就很明白了——一九七五年，在一片汪洋中，那扇单薄的门板就已把我两区分开来；我贪婪地抓着门板漂流时，你正奋力推着木盆中的父亲在浪花里翻腾。父亲说，我不是他的儿子，他无法原谅我。

后来，我终于回去了，穿过满街花花绿绿的招牌，回到了我已许久未曾亲近的院落。父亲抬起干枯的手指在我脸上轻轻一抹，抹去了我翻涌的泪水，抹去了我们旷日持久的争执。那一刻我终于明白，父亲心中从没怨过我，而我固执地在离家不远的小镇上穿梭，度着寄人篱下的光阴。

四

一九八二年，哥哥来到了我所在的这座城市，带来了父亲离世的消息。这个在抗美援朝硝烟中架着双拐回归故里，在儿女的成长中苍老、在父辈的垄亩间耕耘的男人，走完了他平淡坎坷的一生。让肖山回来上学！这是他留在世间的最后叮嘱。我就是肖山。一九八三年，我二十岁，考上了首都一所不错的大学。哥哥到南方追寻他的梦想，从此再没有回来。

人间世相

致敬抗战老兵

■张金合

故园八十多年前，风雨如磐祸不单。倭寇觊觎华夏土，践踏蹂躏致家困。热血男儿挺铁肩，戮力同心赴国难。驰骋疆场杀仇寇，犯我中华必诛斩。时光飞逝去无返，一晃步入暮老年。

硕果犹存国之宝，饮水当思清溪流。祖国功臣人恒敬，关爱志愿暖心田。抗战老兵俱呵护，播撒大爱天地间。

诗风词韵

推名家 创名作 树名牌
“漯河文艺名家”风采
——漯河市文联“三名工程”专栏



个人简介



张富君，1960年12月出生于源汇区阴阳赵乡和庄村，中国知识产权文化大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中国山水画研究院研究员，台北故宫书画院名誉院长、客座教授；第二、三、四、五、六届省书法家协会理事，第六届草书委员会副主任，第七届书法行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市书画院院长，市书法家协会主席。美术作品《洞岭即景》获中国美协主办的“新世纪全国中国画精品大展”优秀奖；美术作品《不觉人在仙境处》获“全国第五届当代中国山水画展”特别金奖等；书法作品曾入选全国第三、四届中青年书法家作品展并均获最高奖等。

■本报记者 左素莉

峰峦凝滞，饮下酝酿了千年的茫然。清风拂过，阅读镌刻在山石上的沧桑。一泓清泉在山间漫步，拾起遗落的岁月。草木含情，挥洒着一抹黛青，低吟着未来和远方……

如此沉郁冷峻！如此浑朴苍茫！这就是张富君笔下的山水。心中藏有多少丘壑，笔端凝聚多少深情，才能在宣纸上铺展出这般苍郁唯美的千山万水！

行草恣意，隶书苍厚，张富君的书法是他构筑的写意山水，灵动清妙，气象万千。

走进张富君的山水世界，就不想再走出来……张富君美术、书法创作硕果累累，他的美术、书法作品曾多次在全国大展中获奖。曾应邀赴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日本、埃及等举办个人书画展及艺术交流活动。他的书画作品在中国太平洋、中国广州嘉德、广州皇玛、广州艺艺国际、北京保利、上海中天、河南汇丰、河南中原、河南鸿远等多家拍卖公司屡屡拍出佳绩，受到海内外收藏界的青睐和追捧。

清幽的沙澧河从源汇区穿过，滋养着这片土地，春夏柳绿，秋冬水明，地灵人杰，名士辈出，自宋代就孕育了画家王谷、陈用智等，深厚的文化底蕴赋予张富君独特的艺术灵气和潜质，他以挚爱和坚韧，孜孜以求地耕耘在书画艺术的天地里，让山水、书法默默凝聚，精彩纷呈。

“我从小就喜欢书法和绘画，看到好看的字就想临摹，看到什么东西都想画下来，因为临得像、画得像，受到不少人夸奖，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张富君说。张富君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年幼时物质极度匮乏，张富君买不起练字的纸张，就挨个向村里生产队的记工员央求，让他们把用过的记工本留给他当练字本。最初练字，他临写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和颜真卿的《颜勤礼碑》，临摹《芥子园画谱》，白天上学，晚上练到深夜，一天不练习，他就觉得少些什么。有天赋、悟性高加上勤奋，张富君的书画技艺日益精进。

高中毕业后，张富君到乡拖拉机站开拖拉机，每月工资不到三十元，还不够支付家里的开销，但他还是坚持订阅了《美术》杂志，如